

汪廷訥 戲曲集

〔明〕汪廷訥 著
李占鵬 點校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



ISBN 978-7-80752-204-1



9 787807 522041 >

定價：45.00圓

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

汪廷訥 戲曲集

(明)汪廷訥著
李占鵬點校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汪廷訥戲曲集 / [明] 汪廷訥著; 李占鵬點校. — 成都: 巴蜀書社, 2009.4

ISBN 978-7-80752-204-1

I. 汪… II. ①汪…②李… III. 古代戲曲—劇本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明代 IV. I23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8) 第 108053 號

汪廷訥戲曲集

WANGTINGNE XIQUJI

[明] 汪廷訥 著 李占鵬 點校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責任編輯 | 周田青 王 雷 |
| 出 版 |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
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
總編室電話: (028) 86259397 |
| 網 址 | www.bsbook.com |
| 發 行 | 巴蜀書社
發行科電話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 |
| 經 銷 | 新華書店 |
| 印 刷 |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(028) 84122206 |
| 版 次 | 2009年4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|
| 成品尺寸 | 203mm×140mm |
| 印 張 | 21.75 |
| 字 數 | 550千字 |
| 書 號 | ISBN 978-7-80752-204-1 |
| 定 價 | 45.00 圓 |
-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工廠調換

前言

一

汪廷訥，字昌朝，號無如、坐隱先生、無無居士、全一真人，安徽休寧汪村（今安徽休寧徽光鄉汪村）人，生卒年不詳^[1]。休寧古稱海陽，又稱新都。汪廷訥經歷明朝嘉靖、隆慶、萬曆、泰昌、天啓時期，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戲曲作家。關於他的生平，今存較早的資料是保存在《坐隱先生訂譜全集》卷首的明人顧起元撰寫的《坐隱先生傳》。據傳載，汪廷訥出生時，母親“夢笙簫羽幢擁入其室”，若按民間信仰來解釋，此夢當為所生嬰兒將在音樂和仙道方面有興趣、造詣的吉祥預兆。他“生而警敏特甚”，靈異非凡；“垂髫慕古”，有過目成誦的本領，頗受父親篤愛。少長更加博學，尤嗜旁門雜說，自七略九流以逮殃經怪牒、丹篆竺典，“靡不敦悅而研味”。初師休寧知縣祝世祿，學“盡性至命”；又拜南京禮部侍郎楊起元，“執贄而稟學”。萬曆二十五年（1597）往南京參加秋試。據徐朔方《汪廷訥行實繫年》考證，汪廷訥是因試不售，方捐貲，官鹽課提舉使^[2]。二十七

年（1599）遊杭州西湖，爲曲學家胡文煥“遠矚”，未及“接談”而成“神交”^[3]。二十八年（1600）始在家鄉松蘿山下構築坐隱園，開鑿昌公湖，修建環翠堂。三十四年（1606）春偶疾，了悟禪師以心法爲他治病。明年赴南京，以《環翠堂華袞集》贈陳昭遠，八月，顧起元爲作《坐隱先生傳》。三十七（1609）年刊行《坐隱先生訂譜全集》，三十九年（1611）刊行《陳大聲樂府全集》。汪廷訥除擔任鹽課提舉使，據明人董其昌《汪廷訥傳》和《乾隆汀州府志》記載，還做過寧波同知、鄞江司馬、長汀縣丞等官職。他一生雖經宦海浮沉，卻始終正直清廉，不僅興利除弊，而且以德施政。然而，由於稟性耿介，仕途非但沒有升遷，反而連遭貶謫，遂致仕閑居鄉里，隨仙雲遊，以至“詔起”，竟“莫知何之”^[4]。汪廷訥晚年生活因現存資料匱乏，迄今仍難知其詳略。

汪廷訥出身於安徽休寧望族，此望族在當地頗負善譽，出現過許多詩人。顧起元《坐隱先生傳》云汪廷訥“家世好行德”。陳昭遠《敘三祝記》云汪家“復世好行德，扶困濟危，父子相承無替，而今且以大夫起家。天之報施善人，良不爽矣”。明人呂天成《曲品》（清人楊志鴻抄本）也指出“汪嵯使家世仁賢，才華宏麗，陶朱散金而甘遁”。樂善好施是汪廷訥祖傳的良好家風，這種家風直接影響了汪廷訥的爲人處世。他自“秉家政”後，亦“好爲節俠”^[5]，熱心拯溺救厄。

汪廷訥天性樂觀談諧，既富於才情，也喜歡收藏，興趣十分廣泛。陳昭遠《敘三祝記》云，汪廷訥“天縱慧悟性樂，潛藏五車，蘊籍三百，才情窮海內外”，“談諧絕類曼倩，麗藻豈讓相如”；夏尚忠《彩舟記敘》云“海陽汪無如君，閎粹冲襟，琳琅

武庫，纚纚焉，炯炯焉，一世人龍也”，“不佞與無如交最久，每聽其塵譚，酷若曼倩”：都指出他的言談舉止酷似東方朔，才藻不讓司馬相如。汪廷訥愛遊覽，不矜炫，頗有高士之風，湯顯祖《坐隱卮筆記》云：“先生行無轍迹，言無瑕譎，夫豈自見自矜，亦且炫奇駭世哉？”“蓋不必睹霞標，接玄塵，雅知其爲通籍於八公、藏名於三島者也。”^[6]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也說汪廷訥“耽情詩賦，兼愛填詞”^[7]。汪廷訥是一位通達灑脫的不拘禮節的人物。

汪廷訥尊信導引之術，奉事純陽呂祖甚謹。湯顯祖《坐隱卮筆記》云汪廷訥“灌花澆竹之暇，參釋味玄，雅好靜坐”，“屏卻世氛，獨證妙道”，“且緣字丹書，獨於先生泄其秘義”。呂天成《曲品》說汪廷訥“松蘿之坐隱名高，槐棘之宦遊趣遠”。汪廷訥還是圍棋高手，湯顯祖《坐隱卮筆記》云汪廷訥“間爲局戲，黑白相對，每有仙著，近成《訂譜》行於世”。汪廷訥又是一位書坊主，除上文提到的著作，《環翠堂樂府》也是由他自己彙刻而成的。汪廷訥喜結四方名士，與張鳳翼、屠隆、梅鼎祚、湯顯祖、陳所聞、余翹、史槃、王穉登、陳繼儒、方於魯及李贄等戲曲家均有交往。其中以與湯顯祖的交往最爲密切，湯顯祖還爲他寫了《坐隱卮筆記》和《千秋歲引》詞。董其昌說汪廷訥“有詩名”^[8]，今存汪廷訥《夏日池上》詩與《玉樓春·春懷回文》詞各一首，還有散曲四首。

張鳳翼《題汪無如投桃記序》云汪廷訥“學業宏肆，著作繽紛”，此言不虛。汪廷訥喜歡編著書籍，主要著述有《環翠堂集》三十卷、《坐隱先生集》十二卷、《坐隱園戲墨》一卷、《無爲子正續贅言》一卷、《環翠堂坐隱集選》四卷；編有《勸懲故事》

八卷、《養正小史》二卷，紀念其父和宣傳名賢的《人鏡陽秋》二十二卷，別人褒揚自己的《環翠堂華袞集》一卷，研究道家之言的《關尹子文真經注》九卷，棋書《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》五卷、《坐隱先生弈藪》一卷、《坐隱先生訂棋譜》二卷、《坐隱先生訂譜全集》八部，歷代文學作品選《文壇列俎》十卷，《陳大聲樂府全集》十二卷，《四詞宗合刻》五卷等。其中祇有《坐隱先生集》、《坐隱先生訂譜全集》、《環翠堂華袞集》、《陳大聲樂府全集》、《四詞宗合刻》五部著作今存。

汪廷訥以戲曲創作名世，兼擅傳奇和雜劇創作，數量之豐在明代也名列前茅。他創作的傳奇已知有十七八種之多，今存《天書記》（一名《七國記》）《種玉記》《義烈記》《三祝記》《獅吼記》《投桃記》《彩舟記》等七種，《長生記》《二閣記》《青梅記》三種僅存殘曲於戲曲選集《萬壑清音》《時調青昆》《月露音》中，還有《威鳳記》《飛魚記》《忠孝完節記》《高士記》《同升記》《五多記》《彩鳳記》《天函記》（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十有云“或曰此廷訥自作，而託名於九玄者”）八種已佚。他創作的雜劇有九種，即《劉婆惜畫舫尋梅》（一名《青梅佳句》）《鍾離令捐奩嫁婢》《韋將軍聞歌納妓》（一名《廣陵月》）《東郭氏中山救狼》《薛季昌石室悟棋》《黃善聰詭男為客》《紹興府同僚認父》《太平樂事》及《葉孝女報仇歸釋》，其中惟《太平樂事》一種已佚，餘皆存。據今人蔣星煜考證，他還校訂過《西廂記》^[9]。汪廷訥現存戲曲作品的思想內容比較豐富複雜，基本上是每部作品都有各自的主題，很少出現雷同現象。

關於汪廷訥的生平資料，除顧起元《坐隱先生傳》外，董其昌雖撰寫過《汪廷訥傳》，但祇有部分文字保存在《曲海總目提

要·天函記》中。據《曲海總目提要·天函記》記載，汪廷訥傳記還有佚名作的《坐隱先生紀年傳》，惜今已失傳。除明人著錄外，清代還有《康熙休寧縣志》五和《乾隆汀州府志》一六的片言隻語的記載。今人徐朔方《晚明曲家年譜·汪廷訥行實繫年》是較為翔實的關於汪廷訥生平的資料^[10]。

二

《天書記》一名《七國記》，二卷三十四齣。現存明萬曆環翠堂刻本（即微縮膠片善本）、《古本戲曲叢刊》本、清一冊抄本、清二冊抄本、朱希祖抄本、古吳蓮勺廬抄本六種版本。情節據戰國齊人孫臏、魏人龐涓事迹改編。

此劇的主人公是孫臏，扮生角。劇情以孫臏的人生道路為主線，表現他一生的悲歡離合與浮沉榮辱。他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為，把母親託付給妻子和鄰居，祇佩帶家傳寶劍赴山中學藝。他誠懇待人，刻苦學習，主動謄錄先祖兵法十三篇贈與龐涓，具有赤誠的肺腑和寬闊的胸懷。因為誠心誠意，很快獲得了師父的真脈嫡傳。作者還描寫了孫臏出奇制勝、料事如神以及善於布陣埋伏的軍事才能，演武場比武就是證明。孫臏也很善良，對龐涓十分信任，即使被黥面削足，也不知是龐涓的陰謀，還希望龐涓能保護自己。但他也愛憎分明，嫉惡如仇，當得知是龐涓在作惡時，大罵龐涓是“梟獍”、“豺狼”，是“腹中懷劍”，“陰謀逞橫加肉刑”；當聽到園丁說“祇恐天書寫完”，“官人命也俱完”時，他怒不可遏，氣憤異常。然而，他沒有鹵莽行事。為了保住性命，他故意裝瘋賣傻，食糞飲溺，使龐涓信以為真，避開了龐涓

的毒手。孫臏也非常機智，在黥面刖足的慘境中仍能想方設法求得出路，足見他有不同尋常的忍耐力和計從長遠的政治眼光。他善於化敵為友，趨利避害，以禮義感化賊寇獨孤陳和袁達，爭取到龐涓的敵對勢力王傲為自己所用。這些做法對他轉危為安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。孫臏也特別看重情義，未歸家時，他很牽挂母親和妻子；歸家後，與母親和妻子團聚，傾訴離別的思念，痛陳被害的悲傷，感謝鄰居的幫助。劇作最後還描寫了孫臏被田忌舉薦，授為軍師，出計策攻打魏國；令田忌以減灶之法引誘龐涓進入山谷，魏軍大敗，韓圍不救自解，既打擊了魏國氣焰，也解除了韓國之圍，又報了昔日被迫害之讎，體現了孫臏高超的軍事謀略和過人的用兵本領。

此劇中的龐涓雖是淨角，卻是主要人物，所占情節的分量與孫臏幾乎一樣多，屬於反面人物。起初的他是一個既有才略又有抱負的人，有一副在權豪面前不肯低頭的骨氣；但同時又心高氣傲，目中無人，嫉妒心強，喜歡與人競高鬥低，這是他跟孫臏的不同之處。龐涓祇要有一點資本和條件，就會獨斷專行而不顧及別人。他明確表示，自己是為了掙回被侮辱的情面、打擊權要的囂張氣焰纔拜師學藝的。他的心胸十分狹窄，沒有一點氣量。每當師父與他們辯難，孫臏“輒勝我一籌”，心裏就很不舒服。龐涓祇是將學道作為進身之階，想藉學道之名成就他的功業罷了。他雖時來運轉，卻小肚雞腸，當年被王傲鞭打的慘景歷歷在目，無法釋懷。他要報讎雪恨，洗刷當年所受屈辱。如果說他忌恨王傲是因為當年被鞭打的話，那麼他嫉妒孫臏則完全是因為心胸狹窄所致。心胸狹窄、不能容人的心理使他變得很極端，又因為極端，他變得膽大妄為。他竟詐傳王旨，着徐甲往雲夢山聘孫臏。

他表面上關心孫臏，請孫臏到魏國做官，背地裏想的卻是待孫臏到來時看個究竟，這是龐涓迫害孫臏的開始。龐涓受不得孫臏比自己強，他的人生哲學是“寧使我負人，休教人負己”。他表面上對孫臏很熱情，內心深處卻恨之入骨。龐涓驕傲自滿，妄自尊大，儘管搞陰謀詭計，但他排的陣被孫臏打破了，而孫臏排的陣卻把他困在其中。面對這種慘局，他仍然厚顏無恥，世故圓滑，頗善於掩飾：他將自己輸、孫臏勝看成是孫臏在有意製造難堪，使他出醜，不但不說自己無能，反而怪罪孫臏不講同學情面。這種心理更加劇了他對孫臏的嫉恨，發誓要將孫臏置於死地而後快。龐涓製造了迫害孫臏的罪證，但爲了得到天書，還不想讓孫臏速死，便假裝請求上天讓自己替孫臏受刑，使孫臏對他的活命之恩萬分感激。這充分體現了龐涓是一個善於搞陰謀、耍花招的小人。龐涓懷疑孫臏是否真瘋，竟派園丁讓孫臏食犬糞、飲馬溺。當發現孫臏真的騙了他時，“恨佯狂就裏難諱”，遂帶兵追趕已經逃亡的孫臏，發誓要將孫臏“早早芟”，“免他年臥薪嘗膽”。龐涓以爲孫臏“已成廢人，雖存恐亦無用，且不必過慮”，遂率兵伐韓。當聽說韓國搬來的救兵是齊人時，他甚爲氣惱。龐涓帶兵去攻打齊軍，結果中了孫臏之計，無奈之下，拔劍自刎而亡。龐涓的悲劇不是孫臏造成的，是他自己一步步走上悲劇的道路的。

此劇還描寫了孫臏的母親、妻子，他的母親扮老旦，妻子扮旦角。從角色分配看，孫臏的妻子是女主角，但在劇中她總是與孫臏的母親一起出場。孫臏即將離家，母親和妻子既有希望、鼓勵，也有憂慮、牽挂。母親擔心孫臏“歲月蹉跎，有玷祖父閥閱”，勸他“必須遠尋師友，庶幾無愧箕裘”，期待兒子能繼承祖

業，光耀門庭，也為孫臏夫妻“鴛侶分違”感到悲傷；妻子叮囑孫臏“魚書雁帛君留意”，“休似魯秋胡將金戲妻”。孫臏妻子既牽挂丈夫，又照顧婆婆，苦於“家中用度漸乏”，祇得以績麻補貼家用。孫臏母親年老體衰，再加上思兒心切，使她感歎自己“家徒四壁實堪傷”，“祇怕難待孩兒養”。全家靠鄰居李五的接濟度日。面對玄象岡寨主獨孤陳和袁達的掠奪，孫家婆媳隨李五逃難被抓。婆媳二人向寨主訴說了自己的身世和家庭，得寨主釋放。後與李五重逢，投奔到李五的村莊，寄居在李五家。她們思念孫臏，請李五去送寒衣和信，囑咐孫臏“求取功名”。當聽說孫臏前往魏國赴任的消息時，婆媳兩個很高興，說“謝天謝地，這也是我婆媳運該通了”。然而，母親夢見“梁上墮下一個燕雛來，翅折不能飛去”，妻子夢見“一魚遊入網中，鮮血淋漓，原來被人砍去尾鬣”。二人放心不下，派李五去打聽消息。李五向她們訴說了孫臏遭受迫害的經過，她們按孫臏的吩咐去向齊國求助。這些都表現了她們與孫臏的深厚感情。

此劇還塑造了盛氣凌人的王傲、神機妙算的鬼谷子、樂於助人的李五夫妻、棄惡向善的獨孤陳和袁達、智勇雙全的田忌和淳于髡，以及徐甲、陳仲子和齊人乞丐等形象。

三

《種玉記》凡二卷三十齣，今存汲古閣原刻初印本（即微縮膠片善本）、六十種曲本和玉茗堂批本三種。取材於西漢霍仲孺、霍去病、霍光事迹。本事見《漢書》。

《種玉記》的男主人公是霍仲孺，扮生角。女主人公是衛少

兒，扮旦角。霍仲孺“給事平陽侯曹壽家”。福祿壽三神仙託夢“他年福祿壽兼濟”，還賜三件玉器：玉杖、玉繅和玉拂，衛青向他表示祝賀。作者如此編織結構，使劇情十分清晰緊湊。曹府女僕見衛少兒獨守閨閣，領她到花園遊玩，遇見前來給平陽侯送文案的霍仲孺，兩人一見鍾情。衛少兒假裝一枝“小金鳳釵兒”落地，想再與霍仲孺“會一面”，卻因走岔而未碰上。衛少兒是一個有心人。霍仲孺為能見到少兒，拿出解開的玉繅環，央求書童看誰能將解開的玉繅環結扣，書童答少兒“會得”。這是霍仲孺想跟衛少兒接觸的策略。少兒想辦法與霍仲孺見面，先寫了一封帖兒，準備讓書童拿着去給霍仲孺。此時書童拿着玉繅環來讓她結，她就以“老爺”的名義讓書童將帖兒帶給霍仲孺。這也是少兒巧妙保護自己的辦法。衛少兒將梯子靠着粉牆，以備霍仲孺來攀登。當霍仲孺來時，她教他“你手扳着梧桐樹，腳踏着太湖石，扒過這粉牆，我去裏面扶你就是”。這樣他們不僅當晚相見，而且約定日後每晚都可幽會。少兒叮囑他“你蹤迹千定要密些”，不要叫人知道。這些描寫使少兒的形象顯得很突出，在追求愛情時表現得十分大膽、主動，體現出一個可愛的少女形象。他們同居半載。突然聽說仲孺要離開，少兒觸柱尋死，被仲孺救下。少兒要歸還玉繅，仲孺讓留下以俟日後應驗。他們處於熱戀中，卻又不得不分開，其中痛苦必然難堪。但霍仲孺卻不專一，俞母提出婚嫁請求，他稍作猶豫就答應下來，而且與俞姬結為夫妻。此齣中霍仲孺的決定讓人覺得甚為唐突，因為他與衛少兒不是感情破裂而是私情被發現暫時分離，他很快就答應了俞氏母女的請求，使人很難理解他對衛少兒的真情，而且這樁婚姻也顯得有些倉促和草率。如果說在見到俞氏之前沒有與衛少兒的關係，他和

俞氏快速結合還情有可原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相反少兒卻很堅貞。少兒多方調解，纔使哥哥同意她與仲孺婚事，並答應讓她尋找仲孺。她寫信讓書童去找仲孺。此時朝廷下旨令她出宮和番，她讓書童告訴仲孺到邊塞與自己見面。衛少兒為和霍仲孺見面，真可謂煞費苦心。仲孺的形象比較複雜，他與俞姬恩愛生活，卻也思念少兒。當聽說少兒出塞和番，仲孺立刻告別俞氏母女，直奔邊關。霍仲孺到邊關，聽說出塞和番者已過去多時，遂去闖雁門關。此時的霍仲孺的形象纔是真實的，因為衛少兒處於危境之中，更需要關懷和照顧。少兒也是一位很善良的人，她款留霍光，作書讓霍光告知他母親俞姬霍光中第事；同時也惦記自己的兒子去病。從對愛情婚姻的專一角度看，少兒的行為要比霍仲孺感人得多。

此劇的另一個女性是俞姬，她的形象不如衛少兒光彩，所占戲份也比衛少兒少。作者對她的描寫缺乏足夠的筆墨，顯得有些生澀。俞姬和母親相依為命，夢見“俊俏郎君”“與我三生有幸，百歲相隨”，母親也做了一個同樣的夢，她們都希望夢境能夠兌現。俞姬與前來討水的霍仲孺結為夫妻，也沒有探問他的身世和處境，祇憑夢境就輕易作決定，突兀而缺乏情理，令人難以置信。她和霍仲孺結婚後，十分恩愛，生下兒子霍光。霍仲孺離開後，俞姬獨自帶着霍光度日。當俞姬知道仲孺是有婦之夫時，也表現出了自己的個性，不願“甘居人下”，不願與丈夫見面。這裏雖然描寫了俞氏的不滿，但這種不滿很快就被眼前的榮華富貴代替了。俞姬與少兒都在想若不是這樁婚姻，她們不會有今日的榮耀，尤其俞氏對一夫二妻的現狀十分滿意。

此劇描寫的衛青扮演了一個封建家長的角色，雖是兄長的身

份，卻有父親的威嚴。衛青自信不會久居人下，將來必有一番作為。他發現少兒與仲孺行迹可疑，見不得妹妹與他人“鼠竊狗偷之事”，公孫敖出主意說“霍仲孺吏役不久即滿，滿時你假以他事，稟過曹侯發回原籍，既斷他往來之路，又全你兄妹之情”。但在衛少兒的乞求下，他還是原諒了妹妹跟霍仲孺的私情。劇作還表現了他的正直、無私和寬容：漢皇帝派他為車騎將軍，霍去病為嫖姚校尉，公孫敖為騎郎，率兵同去征剿渾邪王。衛青對遲誤軍機的霍去病要以軍法嚴懲以及後來去給霍仲孺拜壽，表現出了作為將軍的大度氣魄和寬闊胸襟。

此劇還描寫了霍去病和霍光，他們雖在情節發展到中後期纔出場，但都通情達理。像霍去病很細心，他發現母親悶悶不樂，知道了原因，對母親甚是體貼；奉母命赴邊關尋父，不惜遲誤軍機；知俞氏和霍光跟父親的關係後頗感親切，還鼓勵霍光參加科舉考試。霍光也善解人意，不僅拜見了少兒，對少兒也特別孝順。

此劇把人物的命運按照夢境所示來敷衍，使夢境所示都分別應驗，反映了作者濃厚的宿命論思想。

四

《義烈記》二卷三十四齣。現存明萬曆環翠堂刻本（即微縮膠片善本）、《古本戲曲叢刊》本、清抄本。雖多處殘缺，但情節大體完整，它以東漢桓、靈帝時期的黨錮之禍為題材。

張儉是貫穿全劇始終的主人公，所有情節都圍繞他來展開。他關心朝政，具有高遠的政治志向和宏偉的人生抱負，與孔褒、

陳蕃、竇武、范滂標舉“義”為人生最高境界。劇作突出地表現了張儉懲治權豪勢要的膽識和才幹。他發動民衆，包圍侯參家宅，“休教齟齬得生逃”，“籍沒家財”，“發塚”“拋屍”，歸還侵占田地，“封章奏聖朝，不顧批鱗逆耳，定要除此鴟鴞”。這些行動表明張儉真是一位毫不留情、決不手軟地懲治奸佞的鐵腕人物。作為封建社會的官吏，張儉不畏強權、敢於觸怒勢豪的精神令人非常欽佩。張儉不是貪生怕死之輩，他表示“仗義除奸，雖死不悔，祇是元惡未剪，先令正人受誅，死亦何益”，這正是張儉的可貴之處。在危急關頭，他沒有以死來證明自己的剛烈，而是暫且避開鋒芒，保存實力，以待東山再起。此無疑屬於智者的選擇。張儉還是一個珍惜生命的人，他既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也珍惜動物的生命，即使在逃亡途中，也要放生被漁人抓住的烏龜。他投奔孔褒家，孔褒母子對他懲治勢豪的行為給予了高度的讚揚。孔褒母子實際上代表着民心向背，他們對張儉的讚揚說明張儉懲治權奸是正義行為。張儉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，他時刻牽挂着妻子、朋友的安危，在孔褒府聽說妻子被逮、陳蕃免官、范滂諸君子繫獄的消息，心裏十分不安；當他聽到妻子獲釋、其他賢人被大赦的消息時又很欣慰。作者塑造的張儉形象有血有肉，既剛烈又溫和，極富於生動性和真實感。

張儉的妻子王氏也是一位貫穿全劇的人物，在劇中扮演正旦。她很有氣節，不是一般的女眷，而是張儉在感情上最有力的支持者。她富於政治遠見、深明大義，性格剛烈堅貞，面對強權威逼臨危不懼，即使嚴刑拷打也不屈不撓。董卓把她“撈將起來，問她張儉在何處”，她說“我身可死，心不可欺”，還譏諷董卓“一任你五毒關身，三木囊頭，難教我結舌吞聲”，怒罵董卓

“逢迎向權門效鷹犬微勞，全不想遺羞衾影”，嚴刑逼供對她不起作用。董卓無可奈何，祇好將她“鎖了項，扭了手”，讓她“自去訴與明廷”，她立刻說“我去我去，情願面見天子，一爲丈夫辯冤，二爲朝廷除惡”。她有膽有識，堅強不屈，非尋常婦女可比。王氏不僅借機會譏諷朝臣，而且身處囹圄還嚴詞痛斥獄吏，獄官和禁子沆瀣一氣，說“誰管你是非曲直，快拿見面錢來”，她說“我婦人家，那有什麼見面錢”，怒斥他們是“貪狼顏面”，“妖狐機變”。當被拷問“若無銀錢，首飾衣服也好”以及“難道你丈夫沒宦囊”時她回敬道：“我丈夫呵似冰清玉潔毫無覲。”獄官和禁子見榨不出油水，祇好揀了個“祇有二三斗”臭蟲的桤床給她。不論朝臣獄吏如何威逼，她都不屈服。雖然也哭哭啼啼，也膽顫心驚，但骨子裏卻特別堅強。張儉第二次逃亡，王氏特別擔心丈夫被捕。當董卓再次帶人來搜查時，她說“丈夫不在家中”，從人在“臥內及四鄰人家搜尋俱沒有”，即讓她供出張儉，並威脅道“這番又不比那番了”。董卓說“從來婦人心硬，不打不招”，命從人“將她撈起來”，“着實敲”，逼得她“不戀人間視死鴻毛”，“欲觸階”尋死。董卓見實在拷問不出結果，祇好暫時救起收入監獄。這是王氏因爲丈夫第二次入獄受刑，嚴刑拷打使她簡直熬不住了，但寧可死也不屈招。王氏也是一位通情達理的女性，對孔家因爲丈夫牽連受到的迫害非常愧疚，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。她經歷了兩次被捕入獄及獄中的刑訊逼供，還有一次被流放的劫難，終於夫婦團圓。對封建社會的一個女性來說，經過這些劫難還能活到最後與丈夫見面真是奇迹。這除了別人的幫助外，她的堅強個性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孔褒、孔融及其母親在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。孔褒是一個很